

朱子爲學考

中卷



子朱子為學次第考卷之二

後學連城童能靈著

甲申三十五歲

正月之延平與李先生 有祭文及李先生行狀

年譜

能靈 謹按行狀之作在此年蓋早年之說也說見後

力辨學術 見於答李伯諫書及答汪尚書江元適書

能靈

謹按延平在時云極能指其差誤於答汪尚

書第二書則自謂心獨有所自安而不復求之外

學至是答李伯諫書始加辨晰而言之愈決矣理

固自有漸也

答李伯諫書曰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
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缺一不可今日能直內
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
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
然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
力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着此所以無
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
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
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本註甲申然分條辨論今則錄此

答汪尚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
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
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
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
無所未盡理旣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返求諸
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
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
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旣自謂廓然而一悟者
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况俟之而未必

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
 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
 究寧煩無畧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
 存久自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
 矩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
 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
 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此其與
 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
 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

文集本註
甲申十月

能靈謹按此書之說乃全關外學廓然一悟之失

也所謂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者大意亦已盡
 之矣然細考其間尚不能無得失而實皆從延平
 先生之說而來其得處則所謂物必格而後明倫
 必察而後盡者蓋延平之教理不患其不一而所
 難者分之殊是也其失處則不分酬酢之際獨屬
 已發之用而云酬酢之際體用渾然者蓋延平之
 教謂本源體用兼舉又謂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且
 謂用處如何昭合渾然體用無間是也今以朱子
 晚年定說考之則酬酢之際當屬已發之用而未
 酬酢之前當屬未發之體今但曰酬酢之際體用

朱子集學考 卷二
渾然則是體用不分兩時而特於發用之際隱然
常有未發之全體存於其間也蓋中和舊說之說
已根於此矣

或問酬酢之際如應此一事則止是於吾心全體
之中分出一事之理以應之所謂理之發而屬用
者也非其體之全也然方其發時感而遂通既非
擬議之所及矣且隨事泛應各出而不窮焉又豈
臨時杜撰之所有乎是必有渾然全體者常存於
其間以爲大本焉其體無時而不存斯其用無時
而或竭是故體與用必不可分兩時也今獨以酬

酢之際屬已發之用而以未酬酢之前屬未發之
體則方其酬酢乎此一事也彼所爲渾然全體以
爲萬事之本者至此將安往乎曰不然未發之前
渾然之中固已具夫萬事之條理矣已發之際則
卽此渾然全體之中分屬此一事之條理以應之
此非遂與渾然之全體離而相失也譬之一身焉
未應用之前其爲渾然全體者固無所偏屬矣及
其目有所視也則耳之神亦注乎目而手與足皆
爲目用焉其手有所持也則足之力亦從乎手而
耳與目又皆爲手用焉是故用發於親親之愛則

敬亦行於親矣用發於長長之敬則愛亦行於長矣蓋已發之後一理爲主則衆理卽畢從之不得謂其體之全者至此而遂亡也且理更有以相反而見其存者如喜樂之時可謂無怒與哀矣顧其所以爲喜爲樂者亦卽此怒哀者而反用之耳豈得謂怒哀之體至喜樂之時而遂亡乎又豈得謂別有一喜怒哀樂渾然之全體雖其喜樂方發而彼全體者自未發乎是故用主乎仁則義亦在仁中天下原無不義之仁也用主乎義則仁亦在義中天下原無不仁之義也何者分雖殊而理自一

故也其用之偏主者分之殊也其體之渾全者理之一也惟其理之一而千條萬派皆統於一而無二理也此其體之所以無不全也惟其分之殊而千條萬派不可淆亂而各有殊分也此其用之所以偏有所主也且惟其理之一也故一事之理發用則衆理不錯出而畢向於一也已向於一則亦自當從其所主而不復兼主卽不害其爲分之殊矣如愛主於親親則凡其敬親者亦皆爲愛中之敬矣敬主於長長則凡其愛兄者亦皆爲敬中之愛矣卽如耳之從乎目則不得謂目視左而耳且

聽右耳目將有並用也抑不獨此也凡此體此用之所以分者亦第惟其理之一而分之殊故耳蓋未發之體即此已發者之存而已發之用即此未發者之著此所謂理之一也但體用雖一理而其分又自殊焉故未發之前以其一無所向也則渾然而全具已發之後以其偏有所主也則判然而各殊此則性情之所以分而仍非有兩物者也如謂發用之後既已條分派別判然而各殊矣而其體之渾然者仍自渾然而不分則是已發之理特此全體未發者之聲影緒餘而其見於酬酢之際

者亦皆非所性中存之實矣况即此全體者之渾然而終不變則是用雖紛然而其體仍自寂然也豈不異於晚年分別體立用行之說哉是故體用之辨不明用必歸於幻而無實以其非即體之所發現故也體必入於寂而常空以其非即用之所蘊藏故也如此展轉之間必將馳心空妙之域而不自知矣此朱子早年所以雖已力闢外學之誤而四十以後仍不免馳心空妙之悔而自謂其因彼說相似遂至於鴟笑者也千古學術之界其所爭有毫釐千里之異者蓋以此而已矣

或曰親親長長之大處固是一理發而衆理卽畢從之矣若夫暫而乍見之所感微而動容之所中其於此理之應亦僅得見其端倪耳豈可謂衆理皆向於此一處乎曰感有淺深事有久暫則理之應者亦因之而爲微爲顯之不同焉然皆卽此全體者之端倪也以其事之大者言之則固如愚所謂目有所視而四體畢從之矣以其事之小者言之則又當如東坡所謂牽一髮而頭爲之痛拔一毛而身爲之動者不妨借喻以見端倪之不離乎全體也但其各有所當則偏主於一而自是條理

之分見者耳此亦如杜甫詩云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方其仰看時豈不四體畢從乎仰然已錯應人矣可見發用之偏而必不能兼營也要之一動一靜一偏一全此卽體用之所以分而確然不入於空幻者也

附錄朱子體用定說

答呂伯恭別紙曰中庸首章言中和之所以異一則爲大本一則爲達道是雖有善辨者不能合之而爲一矣故伊川先生云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學者須是於未發已發處認得

一一分明然後可以言體用一源處然亦只是一源耳體用之不同則固自若也

能靈謹按此說分別未發為體已發為用與章句

合乃癸巳以後定說也下條同此

又答徐彥章曰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

用之分哉

能靈謹按併體與用合而言之本不見於吾儒經

傳然有時言體有時言用亦可互見也彼立體用

之說者而實有即體即用之意則有如所謂用而

常空空而常用者於空用皆着個常字便是不分

兩時矣朱子所謂酬酢之際體用渾然者殆正與

相混亦癸巳所聞自謂鶻突者也必如此附錄二

條定說則物理之固然始分明不可易矣

文集答江元適三書其詞意與此答汪書相出入

而其首篇中幅論及奏劄流傳云云正在召對垂

拱之後是為此年也謹採其畧並載於此

答江元適第一書曰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

及人以先生君子之餘教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
得其處蓋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
始知所向之大方又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
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無偏
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
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以高明中庸無異體
故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全與上條答汪書同意顧此書既

云前此之出入者十餘年矣其後答薛士龍書年
已四十餘又謂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是此

時雖已力闢空妙然尚有涉於空妙而不自覺者
也竊謂此病便是體用渾然一句爲之根蓋體用
既不分兩時則時時皆見其發用雖物理差別處
無過不及處皆覺得是活動處而心之與理難於
分別矣觀後此諸說自可見也

又按此書及下答元適書其通體說理雖云無過
不及有是非可否處然皆看得有流動不息之意
蓋正不脫壬午書中所謂天理流動之機於一機
字內見此理也此便是心與理不分明處學者讀
朱子文集正須於此等處辨其爲早年之說耳近

見當湖陸氏於此書及下一書中摘取一二處揭而書之於讀朱隨筆殆考之不詳也謹識於此以

為讀朱子者告焉 晚年心理定說見戊子歲

再答江元適書曰某之所聞以為天下之物無一物不具乎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第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為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為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而自得之然後為至 文集

三答江元適書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月之間而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三書中第一書云高明中庸無異體

第二書云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是非審可否

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第三書云大端全體即

所謂仁其定位不易不可差謬處即所謂義此皆

與晚年定說大致相同也特後來益加精密耳惟

其第一書有體用渾然句第二書有無分段無時

節句第三書有流行發用無一息之不然句此則與晚年之說不同矣然細玩三書實同一意蓋惟無一息之不流行則即以為無一息之不發用既無一息之不發用則本體便在發用之中而更無獨立之時故曰體用渾然又曰無分段無時節也若以後此定說考之則發用處固是流行然流行豈專屬已發耶惟其一發而一未發斯即一動一靜而不已焉此流行之說也今以流行發用合併言之即與太極通書解義諸說不同矣

又按前壬午書中謂理一分殊一句全在本體未

發時看其所謂未發者原只指未著人力工夫時便雖動處亦看作未發今則因動處未免看來是發用了故又稍變延平之說以為無一息之不發用而特於發用之中則時時見有未嘗發之本體存焉蓋已漸入於中和舊說之解矣自是以後說已發處皆只在流動處看而不專屬人力工夫矣然其所謂未發者則仍是延平不見不聞無形聲可接之意固非章句之所謂未發也若如章句之說則體用已判為兩時而不得謂之渾然矣

延平動而生陽難作已發看則發字作有形看朱子壬午書中遂將發用作工夫看此處又將發用作自然看

稍與延平異但謂無一息不發用則入於中和舊說矣由是看未發者即在發用之中體用同時亦依然延平之意也

又答柯國材書曰近衢州有一江元適登仕派以書來云頃歲獨學嘗窺求仁之端又謂須明識所謂元者體諸中而無疑則道之進也化也基諸此矣此論似非偶然然識試一思之何如又曰欲識仁字大概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為道可推而知矣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首云武學闕尚有三年中間因及時事考之史與年譜皆在甲申年也書中又引元

適來書云云益知答元適三書正在此年矣今試竊論之朱子後此數年嘗有答南軒書於先識仁體之說深不以爲然也而此則方有取於元適之言其爲得失可知矣其中言仁氣象試按而推之則不頑者其心之虛靈也不任已知者謙退認理也此雖亦是仁者氣象然已覺四德皆包在內矣於仁之界限不清而亦未見心理之別性情之分也試以後此答南軒論仁諸書參之精粗深淺又何如耶

又按書中有云論語比年畧加工夫然亦只是文

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子去觀此則諸經傳註之功自成論語口義以來蓋積累而為之矣

是歲困學恐聞成○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年譜

乙酉三十六歲

四月請祠 五月從差監潭州南嶽廟年譜

丙戌三十七歲

作雜學辨文集

答何叔京書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

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學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事負教育之意每一念至未嘗不愧汗沾衣也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之下答叔京數書中及時事皆丙戌丁亥戊子間事也而此書又在其前當不出乙酉丙戌之間况味其語意亦當去延平之沒未久也因繫於此

節齋蔡氏作朱子像贊曰文公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

中節云云又曰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者必於此而求之

能靈

謹按未發之說在程子時原但屬之於靜卽今章句所本是也故龜山承之亦只主靜說耳至延平先生之教始以動而生陽不屬已發則動靜皆在未發之內矣朱子自序中和舊說謂其與延平之意不遠可見也朱子於己丑之春已變其說而又於壬辰歲序之以爲戒固未嘗以之立教也然龜山之說雖以靜爲未發而嘗有未發之前體

所謂中之語及延平行狀中有驗未發時氣象之語朱子晚年皆論其失今語類文集可考也又何嘗以此教人耶節齋親受業於朱子之門第弗深考遽引此早年答何叔京書以爲朱子教人宗旨豈不貽誤後學耶

又按甲申書中猶謂不離乎事物之間辨其是非審其可否而此書乃遽云但求之大本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是此時中間又畧一小變也然此病

朱子於下條答書已自言之

看未發氣象雖受之延平然延平嘗令着

意分殊處故甲申書猶不失其意此却單向理一上用工夫

謹附朱子定說

附答胡季隨書曰未發之前纔要體所謂中則已是

發矣

文集

附語類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個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能靈

謹按此段云李先生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以下抑揚其詞亦終是恐人於此作病耳豈肯以此爲教人宗旨耶

又附語類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前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個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着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字是着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觀觀之

能靈

謹按未發之前所謂寂然不動也然朱子嘗謂此時亦不恁困則此心本體之明固未嘗或息

而天下之大本卽於此存焉但念慮有不生耳若於此下體認字則未免便是已發而未發者不可見矣於是遂以爲時時皆已發而已發之中時時自有其未嘗發者焉此蓋延平不以動而生陽屬已發而朱子自是以後相沿至於中和舊說之論也

又答何叔京書曰昔聞之師以爲當於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焉然後文義事理觸類可通莫非此理之所出不待區區求之章句訓詁之間也向雖聞此而莫測其所謂由今觀之始知其爲切要至當之說而究亦

未能一蹴而造其域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末有近年南北交兵語事在甲申

十月若乙酉以後已講和矣今不云去年而云近年亦當爲丙戌之書也此書之下又一書云歲前報葉魏登庸此正丙戌年事而謂之歲前當是丁亥開歲之書矣下書作於丁亥益知此書爲丙戌也其間以未發已發合併言之已漸近中和舊說之論然味其通體之意卽後來姚江固亦不出於此旨矣

丁亥三十八歲

答何叔京書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說曰夫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夫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機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泰然有以應萬物之求而何躁妄之有哉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末云歲前報葉魏登庸當爲丁亥

歲首之書也大意亦不出丙戌之論其中幅有云遺說所疑重蒙鐫論然愚尚有未安者及後八篇之說併以求教其下卽有一書首云昨承遺說及後八篇云云則是一時之書矣其書分十餘條今謹摘一條於後

其一條曰夜氣以爲休息之時則可以爲未發之時則未安魂交而夢百感紛紜安得爲未發而未發者又豈專在夢寐間耶

文集

能靈

謹按此一條卽中和舊說之論也但彼則言

之愈暢而意愈決耳

七月爲張仲隆記其讀通鑑之室曰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

文集

能靈

謹按據此言則分明以覺爲仁矣所云卽吾

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亦與前答何叔京書所謂執未發已發之機默識而心契者語意相合也而其源則從延平先生引上蔡仁是知覺了了之說來其後壬辰歲答張欽夫書乃力言以覺爲仁之非此尤不可不考也要之仁是生理覺是生氣是一是二其辨甚微謂覺不離仁則可謂仁屬於覺則不可也論語言仁曰仁者樂山曰仁者靜壽曰仁不能守之曰剛毅木納近仁易曰安土敦乎仁此皆不可以覺爲仁之明証也朱子後來嘗以此意辨之矣此時則方以仁屬之於覺也

八月訪南軒張敬夫 棧於潭州范伯崇 德念 林擇之用
 中侍行 伯崇嘗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相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

有南嶽遊山記倡酬集南軒贈詩遺經得抽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與南軒別後遂偕伯崇擇之東歸掇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是行也道經昭武謁端明黃通老中於其家端明端莊靜重德容粹然朱子請納再拜之禮而見之進於門弟子之列其敬慕如此 年譜

十二月除樞密院編修 用執政陳 俊卿 劉 琪 薦也 年譜

朱子爲學考 卷二 戊子三十九歲

四月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 時盜發崇安人情大

震乃請貸於府得粟六百石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

是冬有年民願輦穀還官知府事王淮俾留里中而上

其籍於官社倉之法始此

年譜

編次二程遺書 初二程子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

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

從而程子之道復明於世

年譜

省劄屢促就職固辭 時太學錄魏 揆之 以論會 覲去

國遂立辭

七月崇安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以上年譜

答何叔京書曰道理無窮思索見聞有限聖人之言正

在無窮處而吾以其有限者窺之闕鎖重重未知何日

透得盡耳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之末正言戊子年事觀此則可見

朱子遜志時敏之功不敢自是之意矣假令於此

時自矜獨得而不復求之則晚年精義入神博約

兩盡之功豈復得見也哉

又答何叔京書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

何但因其良心發現之端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

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現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又曰所論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鑑耶

能靈

謹按此書末云築揚州城亦戊子年也

文集

學部通辨曰朱子斯書道一編指爲朱子晚合象山王陽明指爲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遣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

答朱子年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識面何得爲晚合何得爲晚年定論耶顛倒誣罔莫斯爲甚

又答何叔京書曰性心只是體用體用豈有相去之理乎又曰心者體用周流無不貫徹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在上言築城一書之後下言賑饑

一書之前亦戊子年也既曰性心只是體用又曰心者體用周流則分明以心爲性矣語類曰口是體說話處是用又曰不成香爐是火箸之體火箸是香爐之用蓋言體用本是一物故也明儒羅整

庵雖力闢心學然猶不免以心爲性之用是亦朱子早年之見也今以程朱定說推之則性卽理也心則氣之精爽也故性之用爲情情之體爲性此獨指理而言也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此則指氣而言也心靜則性之爲體者以立焉心動則情之爲用者以行焉是故性之體用常乘乎心之體用以爲體用也非謂性爲心之體而心爲性之用也大抵學者雖知性之爲理却疑理則道體無爲不可以用字加之而理之用時又只在心之知覺中見則似只爲知覺之妙耳今附錄朱子心性理

氣體用定說以明之

附答楊子直書曰某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未當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

文集下同

附答姜叔權書曰性與心字所主不同如邵子謂心者性之郛郭乃爲近之但其語意未免太粗須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無病耳

附答徐子容書曰伊川先生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

能靈

謹按以上卽章句集註太極解義之說乃爲

定說也而心性之分可見矣蓋性惟是理則毫釐不容紊故必有學問思辨之功若心則只是人之神明耳自不假書冊言語也今既以心爲性於是又有下條之說

又答何叔京曰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某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目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學部通辨曰此書首言賑饑事考年譜正在是年王陽明所編定論採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書也尚有二書又皆在此所錄二書之前皆祝孺人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

見朱子作叔京墓誌陽明何得指爲晚年哉

附錄朱子晚年論學定說答項平父書曰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未嘗教人專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

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末云大學章句一本漫徃則當是

大學章句已成之後乃為定說也與是歲所謂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者誠判然不同矣蓋自丙戌答何叔京書至此皆有緘見聞書冊之意皆執

此一意而不變也惟中和舊說則云致知格物工夫自是始有所施又似稍變其說者故愚嘗以為中和舊說以心為性雖不脫前此數年之見且或從而甚之然於此稍變處又竊疑其或在此歲之末也故以編於此書之後云

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一日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其暫而休息未與物接之時為未發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

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片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然隨處發現不少停息者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誘之私所能壅遏而牴牾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發現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

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

文集朱子自註此篇曰此書非是但存之以見議論

本末耳下篇同此

能靈

謹按此下三書皆即所謂中和舊說也據朱

子自序中和舊說則此書作於己丑之前而丁亥往見南軒之後也故於丁亥歲答何叔京夜氣一條謂未發不專在夢寐間者已有此意但彼書語意猶疑而未決惟至此則言之始暢而持之始決即朱子序中亦謂其自此不復有疑也又上條錄是歲答何叔京書亦云曉然無疑又云日用之間

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正與此書所說不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天理本然不少停息者同一意也今列於此證據甚明云

又按朱子於辛巳歲嘗以動而生陽爲已發處是必以靜而生陰爲未發處矣循此而求之則動靜體用條理固自分明惟延平先生之說獨以動而生陽不屬已發且於朱子所謂在本體未發時看者批云兼本體已發未發看則體用不分兩時而特以可見者爲已發不可見者爲未發矣朱子因之於已發遂有兩說焉始但從用工夫上看爲已

發既乃從靜中之動魂交而夢上亦看爲已發遂覺時時皆已發而絕無靜而未發之時矣夫安得不以未發者獨屬之不可見之地耶未發之體朱子前此雖未明言然常引孟子必有事焉之說則猶覺是有物流行不息者特不可見耳雖不可見而此物既流行不息亦尚未遽斷之以爲寂然不動也至於此書則又非獨以爲不可見而已且謂萬起萬滅之中此流行之全體常自見其寂然焉於是已發者一邊發而未發者一邊未發已發者自時時發動而未發者自時時不動其與後來解

動極復靜靜極復動之旨分別體立用行之說不同矣蓋愈推而愈深乃愈細而愈誤此朱子所以卒自悔其馳心空妙之域者乎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二曰前書所扣正恐未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為兩物之蔽深所欲聞幸甚幸甚當時乍見此理言之惟恐不親切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隔斷絕處夫豈別有物可指而名之哉又曰向見所著中庸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

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前後隔截氣象何如細玩中庸只消着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個未發底耳

文集朱子自註曰此書所論尤乖戾

能靈

謹按前書云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寂然

之本體未嘗不寂然則是寂然者原不起不滅而起滅之中却自有其不起不滅者存也故曰認為兩物此書乃以方往方來論之蓋謂方往者已發也方來者即未發也以其時時來便是時時未往

也故曰常有未行乎用之性又曰來得無窮便常有個未發底而此個未發底隱然未往而無形聲可接則亦卽所謂寂然不動之本體也如此則打成一物矣然如此愈覺無涵蓄安息之時矣故曰所論尤乖戾要之只是從不息之機上認來認去便成此病其大意固不出延平先生動而生陽俱看入未發之旨也朱子序此書固曰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其所未言者或不遠矣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三曰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現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

病尚多未爲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徃徃自見洒落處始竊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工夫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容間息據其已發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卽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

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文集

能靈謹按前書云發者方往未發者方來而此書云發者人心未發者皆其性則是心性之別只在前後往來之間見之而又統名之曰天機活物是明明以心爲性矣况人心亦自有靜定之時今求之太過翻覺滾滾不得靜故又有下一書之說

又答張欽夫書中和舊說之四曰大抵目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儻侗地見得個太本達道底影象便執認

以爲是了却於致中和一句全不會入思議所以屢蒙教告以求仁之爲急而自覺殊無立脚工夫處蓋只見得直截根源傾湫倒海底氣象日間但覺爲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頃倚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處但覺粗厲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意畧無毫髮雖竊病之而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個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覺處所以立大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而前此方往方來之說正是手茫脚亂無着身處道邇求遠乃至於

是亦可笑矣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又於前書所論方往方來之中特

見一個主宰知覺處要之只主知覺也然方往方來一書雖云只見直截根源傾湫倒海氣象日間為大化所驅無立脚處然於丁亥歲答何叔京書所謂其心儼然有事之云則固嘗從心上立脚下工夫矣蓋此時議論之不定如此

又答石子重書曰大化之中自有安宅此立語固有病然當時之意却是要見得自家主宰處所謂大化須就此識得然後鳶飛魚躍觸處洞然若但泛然指天指地

說個大化便是安宅安宅便是大化却恐顛預僮侗非

聖門求仁之學也

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首云去秋走長沙即丁亥秋訪南

軒於潭州事也則此書當在戊子矣大化二句即前答張書之說可知答張諸書所謂中和舊說者在戊子作此書之前也但其或出丁亥初歸之後或即作於戊子即無可證耳要之相去未久也

已丑四十歲

春始易中和舊說

能靈

謹按此為朱子進學大節目故謹書之然實

據朱子所自作中和舊說序也其序作於後三年壬辰而實追論是歲己丑之學故載於是歲之下但其間亦特未發已發條理初分耳若夫心性之辨則猶在壬辰癸巳之間云

朱子中和舊說序曰余早從延平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

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予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悞以至於此然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

朱子爲學考 卷二
三
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舊藁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

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壬辰八月新安朱某

仲晦云

文集

能靈

謹按據此序則延平已沒始訪問張欽夫而

告以所聞又未之省也退而沉思始有人生莫非已發而其未發者特未嘗發之論卽所與張往還諸書題曰中和舊說者是也又云早歲受中庸於延平求未發之旨未復云恨不奉而質諸李氏之門但以其所已言者推之卽知其所未言者不遠矣則中和舊說固爲延平先生之意也然朱子乃

重以爲戒如此學者其可不深考乎又云乾道己丑之春爲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忽而自疑則舊說之變實在己丑歲也而朱子年已四十矣但己丑雖已變舊說而仍有未盡處殆至癸巳以後其說始爲無病云

又按朱子旣作此序以訂中和舊說之誤矣其後丙申歲朱子年四十有七又嘗於讀列子時偶記一條追悔己丑以前之學而重以爲戒者正當與此序並看也

觀列子偶記日向所謂未發者卽列子所謂生之所生

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

此文集

能靈謹按中和舊說序所謂未嘗發者實卽列子未嘗終未嘗有之說而彼書所謂覺性不動常自寂滅者正此旨也朱子特記之以自識其誤而兼爲學者戒焉此亦可見明季諸人皆掇拾朱子之所棄也

又按是歲己丑始分未發已發條理今考文集答林澤之有一書正是未發已發初分之說其文甚

明宜繫於此

答林澤之曰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貫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向疑遺書所記不審今以此勘之無一字不合信乎天下之書未可輕讀聖賢旨趣未易明道體精微未易究也

文集

能靈

謹按中庸章句云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

性也其字指喜怒哀樂之情蓋性情本一物特以其未發則靜而爲體者正所以別之爲性也今此書云未發時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則與章句異矣又謂已發時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乃以心性交互言之而下文卽單承心字以爲通貫已發未發一動一靜之全體是混心於性也心性之實豈能無差乎然乃自謂未有差又可知此僅爲初分未發已發條理之言而心性之辨蓋猶有待也愚故曰在壬辰癸巳之間文集中尚有未發已

發說及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皆與此書同
一初分條理之言今不具錄

八月省劄復促行會九月丁母祝孺人憂乃止

年譜

庚寅四十一歲

正月葬祝孺人於建陽之寒泉塢自爲壙記 朱子於

父母墳墓所托之鄉人必加禮敵已以上則拜之

是歲家禮成 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朔望則

歸奠於几筵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定爲喪祭禮又

推之冠婚共爲一編命曰家禮晚年多所損益未大更

定云

七月遷葬父希齋先生墓作遷墓記云府君將歿欲葬

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苑院側時某幼未

更事卜地不祥既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

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鷺子峯下後至慶元間再遷

上梅里寂歷山則不復爲銘矣

以上年譜

辛卯四十二歲

創立社倉於所居之五夫里 朱子所居里每歲春夏

之交豪戶閉糴牟利細民發廩強奪易至構變遂因前

貸郡米創立社倉一區以備出貸每石量收息米二斗

逐年依此歛散或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盡蠲之

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十二月服闋

以上年譜

是歲作知言疑義

知言五峯胡氏書也朱子與南軒

張氏東蓬呂氏同著疑義

答呂伯恭書曰陰陽動靜之說竟未了然何耶今以來論所引者推明之夫謂人生而靜是也然其感於物者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言矣是安得不有陰陽體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知

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矣且體用之所以名正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爲中正仁義之體而又爲中正仁義之用不亦矛盾

杌梲之甚乎

文集

能靈

謹按文集中答呂伯恭書其首八篇無可考

自論欽夫去國一書以下凡數十篇皆有事跡及冬春時序可按以稽其歲月而欽夫去國事在辛卯之歲此書適在其前故當繫於辛卯也又按朱子議論早晚皆有次第其始但泛就體用上說其

次乃就中庸未發已發上說然皆條理未分也自
已丑春間始分未發已發條理而猶謂未發不可
謂之性又其次始以性情分動靜而別體用見於
答張欽夫書矣然尚未向陰陽上說也至此書始
漸向周子動靜陰陽上說不惟以性情分陰陽而
又以中正仁義分陰陽矣但其解中正仁義却與
癸巳所解太極圖說不同謹錄於此以見其所見
之與年俱進也答張欽夫性情
分動靜書未錄
又答呂伯恭書曰工夫易簡斷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
流甚可憂懼奈何奈何文集

壬辰四十三歲

正月論孟集義成是書初名要義又改名精義後改今
名

四月有旨疾速起發以祿不及養再辭

資治通鑑綱目成

能靈

謹按年譜據序繫綱目之成在是歲然此後

正復修改故乙未鷺湖會後答呂伯恭書曰綱目
草藁畧具蓋朱子著述皆於成後不輟修改也

西銘解義成

八月名臣言行錄成

以上
年譜

作仁說

答張欽夫書曰在中之說來論說得道性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謂此時蓋在乎中者文意簡畧某所未曉又謂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旣言未發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卽事卽物無不有個恰好底道理是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當此之時亦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在矣但能反之則又未嘗不在於此此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也所以又謂善觀

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也若謂已發之後中又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發之中自爲一物與已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此物以自隨也然此義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廓然初豈有中外之限但以未發已發之分則須如此亦若操舍存亡出入之云耳

此書文集朱子自註壬辰冬

能

謹按此書謂發而中節卽此在中之理發形

於外此愚所據以爲用卽體之現者也體旣現於用中則方其用時豈得謂更有渾然之全體雖已發而仍未發如所謂常挾以相隨者乎以此言之

則體用之各分一時愈明矣分之則用即體之現
而用皆所性之實也體即用之藏而體亦非洞然
無物即非條理不具者也但用時各有所主如愚
所謂目之視則百體之神皆從乎目而不雜出雖
其全體者不相離而要·不害其為分之殊也

又按此書謂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即漂蕩淪胥
而不知其所存此亦非實有一物忽然而漂蕩也
蓋所中之節即理之無過不及者也過與不及即
不中其節矣不中其節則節亡矣此所謂漂蕩淪
胥也是故能反之則又即此而枉焉

又按中和舊說序作於是歲八月而此書朱子自
註壬辰冬大抵當時特自記其年月者蓋以紀其
議論之一進也如甲申答李伯諫書亦自註年月
而延平答問於李先生來書及朱子問之者皆謹
書年月正以明其為早歲之所聞與其學之所到
也後人往往忽之則朱子垂教之心遂隱矣愚是
以表而出之焉

答張欽夫論仁說曰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
特為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
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

別有包四者之心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卽此
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
而不本於此乃概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
不知其爲善之長也却於已發現處方下愛字則是但
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爲仁也 又曰仁
但主於愛若其差等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
則各有所主而不相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禮與智
皆無所用矣又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
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
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

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
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旨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
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交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
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
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
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
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耳程子之言意蓋如此
非謂愛之與仁了無交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
仁體也 又曰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
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

物且不能有以相愛况能無所不愛乎 又曰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言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 又曰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又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爲一體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爲天地萬物同體而後有也

文集

能靈 謹按癸巳歲答呂伯恭書中云仁字之說欽夫得書云已無疑矣然則以上諸書宜在癸巳前

一歲故以繫於是歲壬辰也蓋當時朱子旣作仁說又因張之疑而與之徃復皆所謂仁字之說也其剖晰之精詳者如此此張之所以無疑也夫學者試參觀前歲朱子與延平先生論仁書及答柯國材諸書言仁之說則其淺深疎密誠大有逕庭矣

又按是歲朱子議論乃爲切近的當然考其早歲講學自延平先生沒後獨與南軒張氏復徃爲多其間多有不遽合處而朱子於張之言必痛駁其失一字不肯放過張卒亦徃徃從之此可見聖賢

朱子為學考 卷二
之心以義理為公初無嫌疑繫吝之私也其後朱
張二子並入聖賢之域豈不宜哉

癸巳四十四歲

二月朔作敬箴 又作六先生贊

文集

能靈 謹按敬箴見工夫之要六先生贊見識議之
精此皆前此之所未及而後此之所莫能易也自
是則守有定而愈純知有定而愈密云爾

三月省劄促行又辭就乞差監獄廟

四月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五月有旨特與改秩主管台州崇道觀

前除樞密院

編修屢召不起梁克家奏乞褒錄之孝宗曰朱某安貧
守道廉退可嘉故有是命朱子以改秩畀祠皆朝廷進
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今一旦驟得之求退得進揆之
私義既有未安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故辭
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

十一月尚書省檢會不合辭免又具狀辭

以上
年譜

答薛士龍書曰某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
先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
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及困
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

言動之際庶幾銖積寸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義理之實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文集

能靈

謹按此書下段叙免喪辭召事正在壬辰以

後而以答呂伯恭書中事迹考其書之作於癸巳

歲而又言及薛士龍者有三書焉其一云薛湖州

昨日得書下一書云士龍無因緣相見前時湖州

買茶人回曾附書未知收得否則即此書也又下

一書云聞士龍物故可駭可嘆則是答薛諸書皆

不出於此年矣蓋朱子方與士龍通書而士龍遽

卒也

廖德明錄癸巳所聞曰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尚鶻突為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

能靈

謹按廖子晦乃朱子門人記其癸巳歲所聞

於朱子之語也記稱二三年前者應指庚寅辛卯

之歲也是時朱子年四十一二矣蓋尚未免鶻突

也考朱子於巳丑春巳分未發巳發條理又歷庚

寅辛卯至於壬辰然後西銘解義成而於理一分

殊之辨洞然矣然太極通書二者尤為奧杳則又

歷癸巳四月而二書之解始成於是精密詳審而

無復遺憾故論朱子之學者當以壬辰癸巳以後

之說斷爲終身定論也讀朱子之書者亦自當以不合於西銘太極通書之說者斷爲早年之論明矣顧學節通辨但以朱子四十歲爲斷近日當湖陸氏又以壬辰爲始分未發已發之年恐皆有所未盡也自此而後則但有愈精愈密愈純熟而愈簡潔者蓋無復向時異同之說矣

又按廖氏所記特繫之癸巳者正以明夫是歲之當爲定論也

又按朱子進學次第分明可考而不可不詳考者至是蓋已粗畢矣以後但據年譜錄其事蹟以備

朱子全觀云

國

